

# 黃沙碧血戰新疆

(八)

郭岐

## 一天留硬骨報國恨·忠烈祠裏再世人

### 星辰指引摸索前行

民國卅四年九月十五日，筆者偶在路傍，揀到路人吃剩的西瓜皮，竟當山珍海味吃了以後，一因自十一日晚，由烏蘇城西四十華里的四棵樹地方，先向南行，後轉東走，已有了五晝夜。按綏烏兩地的距離僅一百公里，每天晝伏夜行，即使有時也走冤枉路，至少平均也可走卅華里。於今已走了五天，可能已走了一百五十華里。或許方向有差，但距綏來總不遠矣。二因要想繼續覓找西瓜皮充饑，就得走一般人常走途徑，才有獲得遺棄西瓜皮的機會。因我起了如此念頭，遂決定今後行徑，需要接近綏烏公路，或人車行走的大道，才能達到解決飲食問題的目的。於是十五日找了一處較隱蔽的地方，予以休息養神。俟天黑後，就漸離天山南麓的邱陵地帶，轉向東北方向走去。因所行的途徑，都是沙漠荒野，惟恐迷失方向，乃選定空中明月、天山山峯、北斗七星，甚至偶有的國軍所築的護路碉堡，作為前行指標。在一望無垠的沙漠灘上，整整走了一夜。究竟走了幾十里路，也無法測定。直走到天亮，已

是九月十六日了。在天山以北的曠野，夜間雖有涼意，但一到白天，在火傘高張情況下仍有秋老虎的威風，熱得人饑渴難忍！在萬般無奈中，只好舉起身上攜帶的望遠鏡，找尋有飲食的地方。在四望之下，發現正北方較遠的地方，隱隱約約有樹木存在。在沙漠地帶，有樹的地方就有水，有水的地方就有人。於是乃改向北行，去找水覓食。就在向北走路時間，突然聽到前方有槍砲聲，連續發出。有槍砲聲相互交響，當是兩軍作戰，使然。以我當時的推測，一定是本師劉掄元團，向東轉進，繞道此間，與敵遭遇，致生戰事。這是我個人的主觀想法，於是即時仰天祝禱，希望上天保佑本師第一團，莫為敵阻，可以順利撤到綏來，重歸祖國陣營，余願已足。當然如自己在此時此地，再能與第一團會師，更為所願。當我內心中興起這個念頭時，不知不覺中，就朝東北方向急走。忽然發現綏烏間的電線桿，整齊的排列於公路一旁。心中不禁大喜，今後如循着電桿向東走，就不會迷路了。旋又想起，在大白天沿着電桿走路，目標太為顯著，不宜逃難人行走。為了安全計，乃尋找一較隱蔽之處隱藏起來。俟

入夜後，才數着電桿向東行走。在低頭急行之際，忽聞有山洪之聲傳來。這時舌乾口渴，極需水喝，乃循聲找去，果然在沙漠中較低窪的小溝裡，找到了洪水。大概是山區一時落雨，致形成此一沙漠山洪。因水質太混，不宜人喝。但因口渴已極，仍然喝了幾口，以致滿嘴泥沙，不是滋味。乃一面用舌尖來洗口中泥沙，一面就地休息起來。我躺在地上向四面天空一望，發現西面有訊號槍彈射在天空，方知走入敵人放哨地帶，始知身在險地。乃起身向東奔去。走了不知幾里路，竟然走到有草的地方，有草的地方，其附近就會有水。原想找到水泉後，既可解決口渴的問題；又可洗一次奔波多日的灰頭土臉。此時明月當空，較近的地都可看見。

### 意外獲得鞍馬槍械

正在行走之間，突然發現一匹備鞍的馬，在低頭吃地上嫩草。有鞍馬當然就有人。但這個騎馬的人，究竟是漢人？還是哈族？不得而知。於是就近尋覓，於不遠的地方發現有一人在草地上睡大覺。在皓月光下，低頭一看是一位哈薩克

沉睡在草地上，有如死人一般。再仔細察看，有一支步槍，枕在頭下。我的內心突然心動，何不將這個賊娃子結束其性命，好將他的鞍馬騎上東奔，豈不很快就會趕到綏來？正在我掏懷中手槍的當兒，又有敵人訊號彈朝天發出，我這才知道還在敵人哨兵地帶，若一開槍的話，附近敵人就會聞聲趕來，那樣一來，豈不偷雞不成，反蝕把米？自己就無法逃生了。想到此處，最後還是放過那個賊娃子，他睡他的草地覺；我走我的沙漠路，仍沿着電桿向東走。走着走着前面發現一條大河，水勢甚兇，不知深淺。未便貿然搶渡，只好沿河向上游走去，竟然遇到一座大木橋。在綏烏公路上，除了綏來城西的瑪那斯河的大木橋外，就是烏蘇城東南的奎屯河上的大木橋。在我心目中，我已由四棵樹地方東行了五六天，於今所遇的大木橋，當然是綏來瑪那斯河大橋無疑！因為我內心有了這樣的成見，於是就放心放膽，向大木橋上行去。由木橋西頭直走到東邊盡頭，全橋竟無一人駐守，竟被我安然通過。這樣的情景，又引起我的懷疑。在兩軍敵對隔河對峙情況下，全橋雙方都沒分兵駐守，尤且還能完整如初，豈是戰時應有的情事？但綏烏之間，只有兩座大木橋，於今不是瑪那斯河上的大木橋；那就是奎屯河上的大木橋了。因為哈薩克兵看守大橋，一到夜間都去睡大覺，我才僥倖得能通過此橋，如果老毛子（俄國兵）來守橋的話，那我被俄國人吃不完，也要兜着走了！

按奎屯河大橋我曾乘車走過兩遍，尤且還下車巡視過橋上兩頭大碉堡。碉堡的槍眼，正對準

橋口。當我走過該大橋，抬頭一看果然一切都如想像中。不是奎屯河上安集海大橋，還有那個？此時我才知道，我走了五六天，竟然在烏蘇沙漠中打轉子，真是冤哉枉焉？由安集海到綏來還有八十里之遙，我何日才能走到，又成了問題；不過話再說回，能順利通過奎屯河上安集海大橋，總是一件好事。於是就沿着綏烏電桿，趁夜幕低垂之際，向東直奔，走到天明，雖然行速較慢，大概也走了三十多里路吧！因為沿着公路走，不僅目標顯著，尤且常遇敵人汽車來往。對我這個孤身逃難者來說，不是適當應走的途徑，必需改途易轍，才較安全。就在此時，公路上較遠的地段，突然塵土大起，當然是敵人汽車或大隊騎兵經此而過。我想逃離公路已來不及。適此段公路有一小木橋在不遠處，乃急走幾步，趕到小木橋下去隱藏。不意當我鑽到小木橋下，已有一人正酣睡其間，一看服式是漢人衣服，憂心始平。當我也躺倒睡下時，始發現他懷中抱着一棵鮮嫩的大白菜。當時我行走一夜，正饑腸轆轆，想向他借用一吃，以解饑渴，乃用手去推他醒來，好再開口，不意用手推他竟然不動聲色，再用手去摸其口鼻已不出氣。人既死去，身懷白菜已無用處，正好變成我的充饑解渴美食。即時將那棵鮮嫩的大白菜取過來，開始大吃起來。

### 無定河邊白骨遍野

就在此時橋上敵人汽車先後通過。為了一明敵情乃爬到橋邊向上一看，滿車都是老毛子（俄國人），向東奔去。因為公路上不時有敵人軍車

來往，當不宜我行。只好和那個死人，相陪共伴了半天。在此半天時光中，發現了一奇景，即在橋頭上空，有許多烏鴉與喜鵲，盤桓於橋的兩端與上空，並且相互大叫。在我想來，這大概是聞到剛死的人的氣味，想來天葬那個死人，奈因我在他的身邊，不敢下來，只好在空中盤桓亂叫。一直等到夜幕低垂，我始離開小木橋，再沿公路邊的電桿，向東急走。沿途所見，不是焚燬的汽車，就是倒斃的馬匹，尤且腳下不時踢到死屍。由此證知，本人當時所走的路程，曾經是敵我的激烈戰場。此處的死屍，大都是我國軍的遺骸了。因為吃了敗仗，拋屍曠野，無人埋葬了。即景生情，就想起古戰場詩云：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！」所經實況，正是「沙漠無情，鷓鴣有意！」甫行死去的人屍，都變成鷓鴣們的美味。無怪我和那個死人躲藏小木橋時，天空中有那麼多的鳥在盤桓。筆者就在那橫屍遍野，屍臭四溢的環境中，如孤魂野鬼般的夜遊於無垠的沙漠灘上，內心中觸景生情，不禁想及本身不日也要步武死屍後塵，因而悲從中來。正在感嘆之際，忽見公路上的汽車燈光，由東而西向我身之處馳來。好在當地遍地死人，本人乃及早躺在地下，與死屍為伍。敵人當然也不在意。我反而躺在公路傍來數敵人的汽車數目。第一輛是俄製小轎車，當然是敵人的較高指揮官，其後緊隨着有五輛大卡車，車上滿載荷槍的步兵，當然是前車的護衛。此時我的內心，突發奇想，如自己能帶幾顆手榴彈的話，豈不就一舉將此敵會殲滅嗎？即使自己粉身碎骨，也死的有價值。可惜

## 狼嚎狗吠大野恐怖

當時身上沒有手榴彈奈何？

沿着電桿走了一夜公路，再未遇到白菜與西瓜皮之類的食物。如再繼續走下去，因目標顯著，危險特大，必需另找蹊徑，躲敵耳目才是。乃於翌日黎明時，乃脫離公路行程，改向東北方方向，長有矮樹叢的地方走去。當進入矮樹叢中，不僅隱蔽良好，尤且不時發現黃羊野兔之類的動物，竄出其間，空中也有各種鳥類翔迴旋。這說明此地已有生物可吃。可是如何才能將一蹶三跳的黃羊與野兔抓到手中，變成我的充饑解渴的食物，則大有問題，懷中雖有一支手槍，一因射程短；二怕敵人知，不敢輕易動用。旋又想及，即使打到黃羊，又無法下手來吃。因為自己身上根本沒有小刀可用。走筆至此，才想到每一位遊牧居民，如蒙古人、哈薩克，在其皮靴桶上，一定帶一把小刀，乃是他們隨時隨地求生的工具。可惜我們漢民族，因進入農耕社會，不作此備。於今筆者身陷絕境，才想到隨身攜帶小刀的重要，但已遲矣！奈何！

九月十六日整天在行走，因有矮樹林作隱蔽，可以放心東行，充饑的食物，就是矮樹林中，發現了一個大蛤蟆，既嫩且柔，根本用不着小刀，抓到以後，就把牠撕成兩半，連血帶肉，吞入口中，送入肚內，算是我一日的美餐。雖然在樹叢中還想找幾個嫩蛤蟆，已難找到。走到日落時矮樹叢走到盡頭，發現有了高樹木。因矮樹林是野生樹木，無人培植，乃是自生自滅的植物；而

高大樹木乃係人工栽植而成的，這已說明，我胡走亂闖，走到有人住的村莊了！果然前面有了農田，田野中所種五穀，都長成青稞，揀些成穗都可充饑，奈因缺水，無法下嚥。乃再繼續接近住戶，又發現了一個小菜園，園內長滿了青蘿蔔、白茄子等菜蔬，既嫩且大，既可充饑，又可解渴，因而大吃特吃。在沙漠綠洲上的人家，當然都養有家犬，用助看守田園。因我摘茄子，揀蘿蔔，多少都有些聲音，就此驚動該村莊的家犬，乃高居屋頂上，向我潛伏處，大吠特吠。

按該地正是綏來瑪那斯河的下游，地屬沙灣縣。此村是回漢兩族人，農墾成村。因為沙灣縣陷敵，該一村莊的村長乃由哈族人出任，以便監視回漢村民。於今因有生人入境，引起犬吠，該族村長，乃率哈民多人，沿門逐戶來清查戶口。當清查到有菜園住戶時，只聽該戶長以漢語回稱：「可能是野獸侵入園中，因而家犬只敢在屋頂狂吠，不敢下屋頂去追。」該哈族村長，雖然回言，但我已聽不懂。不用問當然是來找我的麻煩。三十六計走為上策，好在當時，已夜幕低垂，我由該園迅速潛出，以極低的行姿，爬行到蘆葦叢中，遠離該戶。原想在蘆葦中，多休息一下，藉以培養體力。不意身臥草地之上，正想合眼休息之際，突聽到在相距兩米之處，有粗聲粗氣的野猪聲音，向我襲來。按生存在天山中的野猪，兇猛成性，所有野獸，即如獅虎也要對牠懼怕三分，何況人呢？於今本人倒霉到此，野猪也來打我的主意，想作牠的夜餐。只好跳出蘆葦，爬到一道溝沿去躲避，但又怕敵哨發現，乃再鑽進另

一蘆葦叢中，藉以掩蔽，向東潛行。在前行程中，不時聽到狼嚎狗哭的聲音，其悲調甚為刺耳。在我這個落難人心中想來，這大概是我形將要死，狼狗同情，為我舉哀吧！因為心情不好，體力亦感不濟。原想在蘆葦中，作短時休息一下，好再趕路，不意一躺之下，就沉沉睡下去，直到翌日紅日高照下，我才醒來，時日已是九月十七日的早晨。

## 近身殺敵再奔前路

因為我所走的地帶，正是瑪那斯河的下游地帶；也正是伊叛軍的前線。在不遠的公路上，不時望到有哈薩克兵來往。因而我不能再走公路，只得沿着蘆葦向東潛行。當走盡蘆葦地帶，突發現有了農耕地，尤且長滿了青稞。乃就地躺臥下來，一便掩蔽躲藏；二便順手摘取禾穗，就摘就挫就吃，也聊可充饑。吃了青稞需要水喝，長蘆葦的地方，就是有泥水的地方，於是遂找到一處較低集水處，用手捧喝幾口。因為水質不太清潔，喝了幾口後，我的腹部突感不適，竟然疼痛起來。自九月七日離開精河，就沒有再正式吃過一頓飯。於今歷時十天，未曾大便一次，這當是不祥的兆頭。當我的肚子疼了一陣，因肚內空空，仍未有大便，只好在陣痛以後，為了求生，再忍痛前行。因身體不適，影響注意力，在不知不覺中，竟然走入敵人一千步哨線內。當我走到蘆葦盡頭，正想四顧環境之後，再作前程之計，忽見十幾米前有敵方一個步哨，正舉槍向我瞄準。此時此地，我想躲已無法來躲，跑嗎？我跑不過敵

人，打嗎？他的槍長射程也遠，我當然打不過他。唯一應變的辦法：一面高舉一下雙手，表示我沒有武器；一面即時就地坐下，表示我既不逃跑，也不反抗。那個哈薩克兵，一見我就地坐下，表示恭順，就攜帶他的步槍向我走來。他的目的當然是想盤查一下我的身世與經過。因為他是以勝利者姿態走向我來！根本不把我這個殘兵敗將放在眼裏。當他毫無戒心走到我的面前，正想低頭向我盤查時，我乃出其不意，掏出懷中手槍，突向其頭部射了一槍。俟該哨兵隨槍聲倒地後，我趕快爬起，又趨入蘆葦叢中，向東急行。因為該地是瑪那斯河的下游地帶，已失去河流形狀，都變成沼澤地帶，因為河流變成沼澤，才生長蘆葦。越向泥潭中心行走，泥潭愈深，即使一個強健的人，也無法通過。而我當時身疲力竭，當然無法通過，只好退回，另向兩端再找出路。但又不敢離開蘆葦叢，最後擇一較高地點，權作休息處所。俟十八日天亮後，再作妥善之計。

民國廿年九月十八日，是日本軍閥有意侵佔我東三省的國恥日。在十四個年頭後的當日，也就是民國卅四年九月十八日，也成筆者的倒霉日。因我昨日誘殺敵人步哨後，他們換班人，因找不到對象，自要設法尋找。當其發現步哨頭部中槍彈死亡後，必定在其防地內，要作地毯式的檢查，務必要將殺死步哨之人，就地捕到。然而殺死敵哨的我呢？一因地形不熟，雖在逃躲，反而常走冤枉路；二因十多日根本沒有正式吃過一頓飯，體力漸感不支，難已應變；三因十八日早晨，不知是因十七日喝泥水不潔，抑是夜晚受涼，

身體突生異情。先是全身打顫，冷得不可開交；繼之頭昏腦暈，神志漸感不清。當時自己安慰自己，大概是太過辛苦所致；只要休息一會就會好的。俟體力恢復後，再繼續前行，奔向自由之路。當我與念及此時，就想找一處既可隱蔽，又能躺臥之處來休息一下。抬頭四望，在不遠處望到楊柳樹的地方，乃勉強走到該地，先想覓些水喝，但難找到。旋發現樹後有一間空屋，想在其間休息。不意空屋內牛羊糞滿地，臭氣四溢，不能躺臥。最後始到一株楊樹下，在樹根處扒了數寸，見到濕土後就躺在該地，將濕土覆在肚臍上，乾燥的皮膚感到舒服後，就此睡下，原想休息一陣，恢復體力後，再行東逃，不意一躺之下，因體力已竭，即陷昏迷狀態，不再醒來，就此昏死過去！當我再有知覺時已成敵俘！夫復何言！

### 一覺醒來已成俘虜

本來筆者有自信，有生之日決不作敵俘。因為我手中持有一支從來沒有發生過射擊障礙的美製手槍，而權充褲帶的子彈帶上，尚有廿粒子彈，尤且槍膛內長期彈上膛決無空檔。除了遇敵殺敵外，就是準備在萬般無奈情況下，要作自盡之用。因我身為軍人，志在保國衛疆，早已將個人生死置諸度外。於今以孤魂野魄的姿態，敢在萬里無垠的沙場中，橫衝直闖，也就是基因於此。無如人算不如天算，原打算睡上一覺，休息一下，恢復體力後，再行東逃。巨料因自身精疲力竭，一睡之下，竟然昏死在黃沙碧野中，無法醒來。因為我的昏死地點，正在敵人團部附近，當敵

人步哨失蹤，當要派人搜索，結果我這個昏死者，也就被他們搜索到了。當敵人團長率人來到我昏死地點檢查我時，因發現我隨身配帶的物件與眾不同。除了手中握有一支美製博朗寧手槍外，上衣口袋邊緣插有51號派克金筆，頸上掛有美製望遠鏡，左手腕上帶有耀眼奪目的夜光手錶一只，腰間子彈帶上，尚存子彈廿粒，再再表示，我這個死人，在國軍中身分不低。但該哈族團長智商太低，顧不到我的身分地位的重要；只顧到戰利品的收穫。根據「東土」戰利品處理辦法規定：那一個團營所獲戰利品，就歸那一營團所有，不必上陳。當該團長將我的所有物件，都變成他的勝利品後，他的目的已達，正想舉槍給我補上一槍了結此案時，適有更高級的少將人員趕來視察。經他詳細向我觀察後，不僅隨身配帶物品與眾不同，尤且身穿花達呢草綠色將官軍服，這在新疆軍界來說，是少有的軍服，就知我是國軍中的高級將領。爲了進一步明瞭我方軍情，實有救活的必要，於是就以隨身所帶水壺內的馬奶子，撥開我嘴灌了幾口。我的昏死原因，是基於多日沒有飲食，饑渴過度，才昏死過去。於今口中有有了最易爲腸胃吸收的馬奶子進入腸胃，我的消化系統與呼吸系統又開始活動。經過十幾廿分鐘後，眼見要進入鬼門關的我，又返回陽世。當我微微清醒，在模糊視線中，看到周圍有人影幢幢，就知情勢不妙，下意識的就向懷中摸槍，但已空無一物。不僅無法射敵，竟連自殺的機會，也都失去！當我完全清醒以後，最使我難堪者，就是權充褲帶的子彈帶被他們解去，想站也站不起來。

因此當他們想將我帶走時，我手指腰間，沒有褲帶，何能走路。於是在他們馬鞍上解下一根皮帶給我，權充我的褲帶。當他們一齊上馬又想帶我走時，我還是坐在地上不走，於是那個會說漢語的高級官長，又來問我爲何不走？於是我又沒理找碴向他回說：「我是死去又活來的病人，你們都有馬騎，要我步行如何能跟得上。」在我的想法，是想激怒他，給我一槍了却今生，也就算了，免得今後受辱受罪。然而該敵酋却想在我身上打主意，硬要將我帶走。因我講得很有理由，他無法反駁，最後撥派馱補給的毛驢，作爲我的騎乘，再由三個哈薩克兵，前擁後推將我扶上小毛驢身上，隨他們去師部。在隨敵前進中，我的內心非常難過，不時興起自殺之念，在毛驢身上自殺，就是來個倒栽葱，就是頭下足上、撞地自殺，無如所走沙地，因地面不硬，雖栽了兩次，都無法死去。其後是在毛驢身上，用雙手扼住咽喉，令自己斷氣，無如病後之身，兩手軟弱無力，也扼不死。當此時也，真是到了想活不能，求死不得地步，奈何！

### 求死不得另謀計策

民國卅四年九月十八日黃昏時，筆者被他們帶到一個師司令部的帳棚內，其帳棚設在樹林內，隱蔽極爲良好。這就是哈薩克兵較國軍在新疆紮營下寨，隨遇而安的好處，但國軍則不可能。當我進了師部帳棚內，首先就發現有好幾老毛子，這才是侵新的主腦人物。我就知今後自己的命運不堪設想，下定決心和老毛子交談。果不其

然，旋即有會華語的俄國人向我盤問，我皆一問三不知閉口不言。在我的心意中，激怒他們把我槍殺了事。但他們仍不作此舉。當我離開老毛子的帳棚以後，另經過四個帳棚，其間的哈族人，都在吃酒跳舞，並有胡琴拉奏，儼然異國風俗。新疆列入中國版圖，已有二千年的歷史，猶然缺少中華文化，可知歷代治新者，對文化教育作做得太差了！因爲我在敵人師部問不出個所以然，翌日中午就派出一輛汽車，把我送到烏蘇城內。

筆者此次返抵烏蘇城，算是第三次了！第一次來烏蘇，是在本年四月初，曾隨八戰區長官部參議張鳳儀中將前來烏蘇區視察，被當地軍政警各機關奉爲上賓，進駐該城的貴賓招待所中。第二次來烏蘇，是在四月底，本人被派出任四十五師師長，前往精河前線就任時，路經烏蘇，順道晉見我的頂頭上司，時任新二軍軍長的謝義鋒中將，以及坐鎮烏蘇的更高級的指揮官第廿九集團軍的李鐵軍總司令。這兩位長官也把我這個部屬當作貴賓，也招待於烏蘇城內的貴賓招待所內。然而第三次來到烏蘇城時，我已成階下囚，一到城內就將關到汽車站內的一間儲藏室內。因該室原是爲保存汽車要件，所有門窗都裝有鐵條，平常就有守衛人員看守，於今變成我的囚房，警衛更加森，直成了三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非有上級命令，任何人也不准接近，真成了鷄犬不相與聞的世外之人了！

我的囚房是銅牆壁的舊儲藏室，欲想逾牆越壁逃走，那是無法可想的。而室內僅有一張木床

，欲想自殺也無自殺可用的工具。在萬般無奈下，又曾數次用雙手扼住咽喉，想窒息自殺，總是難過一陣後，漸又蘇醒。在我求生無門，求死不得的當兒，我的腦海中，不時交流着生死的觀念；如我此時此地死了，對國家有何好處？僅能落個無名英雄而已！如要繼續活下去，是否尚能爲國家作一些有益的工作？當我自己反問自己時，忽然想到孫子兵法上云：「攻心爲上，攻城次之」的古訓。我此時身在囚室，雖不能攻城；但身爲敵俘，尚可攻心。今後審問我的人，當然身分越來越高，如能將敵人最高軍事指揮的心攻動。先之遲滯敵人乘勝直取綏來速戰速決之策；進而以我國已獲抗日最後勝利之戰，今後自可全力來應付伊犁亂事，讓敵酋知難而退，不再與兵作亂，來與新疆省政分庭抗禮，那更是上策。

因我興起這個念頭後，就不再往死亡的牛角尖去鑽，終日搜索枯腸，來想應敵之策。果然時過兩日，時任「東土」政府的國防部長，也是坐鎮烏蘇的最高指揮官——波里諾夫，把我請到他的司令部內的會客室中，二人開始會談，我此處不說提審，只言會談，乃是符合實情。因爲當時既無公案，也無筆錄，僅是他問我答。有時爲攻心，我有意無意間說上幾句。

### 和波里諾夫的對談

按波里諾夫出身白俄皇族，在其青年時，就出任皇家職業軍官。在一九一七年（民國六年）因列寧組成紅軍，乘歐戰激烈階段，乘機推倒沙皇。他以職業軍官身分，率部衛護皇族人員，

由莫斯科越烏拉山，向東方逃亡，原想在亞洲國土上，組織臨時政府。旋被紅軍迫進，乃逃入我新疆境內。即被時任新疆省主席兼邊防督辦楊增新將軍，依國際公法解除武裝後，就申請歸化手續，作為我國的國民。這就是新疆境內有歸化族的由來。

在楊增新主政時，因實施「保境安民」政策，全省各民族，都能和安無事。波里諾夫因處新疆，也沒有用武之餘地；俟金樹仁繼任後，因實行「三同主義」——（同宗、同鄉、同學），致引起民變。費居酒泉的朶司令馬仲英，旋被引進，想以武力迫使金樹仁下臺，取而代之。當時省軍都是雙槍（步槍與煙槍）將士，難以抵抗勇敢善戰的馬軍。在萬般情急下，乃徵召波里諾夫組成歸化軍，加以運用。不意甫行組成的歸化軍，因要求安家費未允，竟在省府大堂譁變，將金樹仁驚走。侯盛世才掌權後，深知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再將歸化軍解散，波里諾夫再被放逐伊犁重作歸化平民。時至一九四四年冬，史達林獲得美援，在史達林格勒將德軍擊退後，就又想起侵佔新疆的念頭，遂令由新撤至阿拉木圖的紅軍，負責在伊犁區製造亂事，以便混水摸魚。於焉波里諾夫，以混跡新疆州年的老資格，被史達林看重運用。遂於民國卅七年十一月七日，伊亂成功，組成「東土」政府，被任命為國防部長。以上這一段經歷，都是波里諾夫親口向我丑表功道出的。現在再回頭追我和波里諾夫的談話經過。

當我被押到敵人最高指揮部的會客室時，大有舊地重遊之感！因為這間會客室，也正是四月

底我路過烏蘇，晉見李鐵軍總司令的會客室。於今客室依舊，但人事全非。當我會到「東土」國防部長波里諾夫時，他很有些氣度，先用手指讓我坐在他的對面沙發上；接下遞給我一張橫式名片，上行是維文，下行是漢文，赫然是「波里諾夫」四個字。因他在「東土」的名位太響亮，根本用不着加印職銜。當我看到他的光禿名片以後，內心頓起靈感，他就是我攻心的對象。乃一面壁還，一面回說：

「因我沒有名片交換，臺端的名片還是璧還為宜。」

「臺端雖無名片，但你的大名我早已知。你就是固守精河的四十五師的郭政師長呀！」

「你我素昧平生，怎能斷定我是郭師長呢？」

「中國江湖上流行一句俗話：『明人眼裏揉不進一粒沙子』，由你身上所配帶的用品，以及現在身上所穿的軍服，就已證明應是師長以上的人物。再加你被俘後，不願偷生，大義凜然的氣度，再再說明，你就是固守精河硬漢的郭政師長呀？」

「臺端既認定我是郭師長，那我也不再否認了！」

因為此時此地，和我會談的人，正是「東土」最高軍會。我的身分愈高，適施攻心政策，才逾有效。因此我不再隱瞞我的身分姓名，承認我就是國軍四十五師師長。

## 俄人夢想併吞新疆

當波里諾夫將我的官職姓名弄清以後，好像遇到久別重逢的知己，竟然由他的身世說起，一直說到他因留新疆卅年的往事。他對我述說他的往事，大概是一在炫耀他是俄皇貴胄；二在說明他是一位老新疆吧！但所述往事，我都搭不上腔，不能為他敲一下邊鼓，只好默不作言。他說完往事，話鋒一轉就說到未來，對我這位生客，毫不避諱，就直言不隱的說：

「我們革命軍，時僅半年就攻下伊（犁）塔（城）阿（山）三區。現在大軍正乘勝追擊，已至瑪那斯（綏來）。奪取烏魯木齊（迪化），也是指日的事。南疆西四區（喀什，和賓，莎車，阿克蘇）的居民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維族，只要傳檄就可為定；僅馮着區的回族與哈密的漢族，稍微費事些。總之再有一年時間，全疆十個行政區，就可統統變成「東土」的國土了！」

波里諾夫一口氣說到這裏，我認為攻心機會來臨，乃接下就說：

「這是臺端打的如意算盤！在我看來，無異是黃粱一夢」？

「此話怎講」？

「夢裏事，到清醒後，不就變成空無所有嗎？」

「請再申言之」！

「中國政府過去對伊亂事件，認為是邊境偶發的小事件，根本未加重視，再加全力在對付日本的侵略，才讓你們小丑跳樑橫行一時。於今抗日已獲最後勝利，心無他顧，就可全力來對付新疆亂事。據我所知，為了適應新疆沙漠戰，已指



派駐青海省的騎五軍就近先行入新；繼調駐寧夏的騎一軍，接踵而至……」。

### 攻心之戰唇槍舌劍

當我的話方至此，波里諾夫突然打斷我的話，接下面就說：

「青海的馬步差與寧夏的馬鴻逵，我都知道，他們訓練騎兵都很出眾」。他的剛完，我接下文說：「此外坐鎮西安的胡宗南將軍，要調動百架軍機集中蘭州待命，俟徵調陝、甘、寧、青、綏五省籍的步兵十萬人到蘭州後，就用飛機運入新疆，來和你們週旋。這樣一來，你們原有的寒冷天時，與利用騎兵克制步兵的戰術，都要失效。尤其你們後臺老闊史達林，一向是投機取巧，見風轉舵的能手，他決不會將俄國國力，用在新疆戰事上，到頭來一定會見好就收，充作調人，改取和平談判方式，來解決伊亂事件」！

波里諾夫聽畢我言，在低頭考慮一陣以後才回說：「台端所言，很有道理，有此可能」！

我一看波魯已入我彀，乃接下文說：

「即使新疆全省果如臺端的希望，變成東土國土，屆時對你來說，也沒有好處，臺端的結果，一定落個蠶盡大京的下場」！

「請加解釋」。

「要將新疆赤化，變成東土國土，乃是赤俄侵新的最後目的。而臺端却是俄皇貴胄，且又作了卅年的中華民國的自由公民。當整個新疆赤化後，那能讓你這位素具自由思想的人，仍居高位呢」？

當波里諾夫聽完我話後，接下文說：「與君一夕談，勝讀十年書，今天我們談話就此結束」

我一看波魯對我很客氣，乃接下文提出一個請求：「我住的地方，蚊蟲很多，希望配發一頂蚊帳」！

「這樣好了，從明天起，派一個會漢語的勤務兵，歸你個人使用，所有用品，可經這個勤務，代你領用」。

我與波里諾夫會談至此結束，再被押返儲藏室中。

(未完待續)

## 由豪傑到裁縫

吳崇蘭女士著  
定價臺幣壹佰元

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，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，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乘機擴大叛亂，大陸淪陷衝出鐵幕，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，三起三落，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，驚險緊張，高潮疊起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8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二

## 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  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閔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